

民主與獨裁的兩難

● 周質平

中國沒有行獨裁的條件？

從1933到1937這幾年之間，胡適與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等人發生了一場時斷時續的獨裁專制與民主憲政的辯論。雙方都希望能盡快達到政權的統一，但是達到統一的途徑卻是不同的。丁、蔣諸人認為當時中國經濟落後、教育不發達、交通不方便，實行民主有種種的困難，中國所需要的是一種開明的獨裁政治，由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來策劃國家大事，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在他們的文字中，有時不免把「政權的統一」與「獨裁」混為一談^①。

胡適並不是不贊成「政權的統一」，但是他認為「政權的統一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②這裏所謂的獨裁專制，在胡適看來，至少有三種方式：領袖的獨裁、一黨的專政和一個階級的專政。這三種方式都是胡適所反對的，理由有三點：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甚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③。

上舉胡適反對專制的三點理由，發表在1933年所寫〈再論建國與專制〉一文中。我們現在回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過去四十幾年來，共產黨在中國所進行的集權統治，不得不說胡適在1933、1934年之間未免太樂觀了。

1949年共產黨的立國正是證明「中國有能專制的人」——毛澤東，「有能專制的黨」——共產黨，「有能專制的階級」——無產階級。同時也證明中國有一個「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社會主義。

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

在胡適所提三點反對「專制獨裁」的理由當中，以第三點受到的批評最多。蔣廷黻說這段議論是「笑話」，丁文江則斥之為「不可通的」④。

胡適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他立論的主要基礎是：民主政治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可以藉「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將平凡的常識湊起來也可以應付局面，所以他又把民主政治叫做「常識政治」。「開明專制」在胡適看來，是「英傑的政治」，需要「無數專門技術人才」⑤。而中國是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是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的⑥。

丁文江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文中指出：胡適贊成民主的理由之一是相信「兩個臭皮匠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說胡適未免「太樂觀了」，因為「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是湊不出諸葛亮來的。他進一步說：獨裁固然需要人才，民主也一樣需要人才，但就當時情形而言，在中國推行民主，遠比實行獨裁要難⑦。張奚若在《獨立評論》239號上發表〈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制嗎？〉也是針對胡適的第三點而提出的反駁。

1937年5月，胡適寫〈再談談憲政〉，對丁、蔣諸人就「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這一點的批評，有所說明。他說：他當時提出這個看法的立意，不過是「要打破向來學者把憲政看的太高的錯誤見解。」在胡適看來，「民主憲政不是甚麼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標，只不過是一種過程。」而「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開始，開



丁文江(圖)等認為胡適贊成民主的理由不能成立，胡適認為中國人知識水平太低，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由此，彼此間發生了一場時斷時續的辯論。

胡適對於民主在中國的發展，由於過分相信「歷史潮流」或「歷史基礎」，總是從大處、遠處立論，結果卻忽略了眼前政局的演變，而造成了一些錯誤的估計。

唯有在錯誤中學習，才有讓「阿斗」變成「諸葛亮」的一天。這就是胡適「民主政治的幼稚政治」說的精義。

始時不妨從小規模做起……從幼稚園做起，逐漸升學上去！」^⑥。

胡適對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信心，還來自於他對中國傳統的理解。在這次論爭幾年後，也即1941年，胡適發表了英文論文〈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他從社會和歷史的觀點來說明「民主」這個概念，對中國人來說，並非全然是陌生的，它有一定本土的根，他特別提出三點做為民主的「歷史基礎」：

- (一) 徹底平民化的社會結構，
- (二) 兩千年來客觀的考試任官制度，
- (三) 歷代的政府創立了一種來自本身的批評和監察的制度^⑦。

也許因為胡適為民主「尋根」的心過分熱切，不免把民主抽象化了。他對於民主在中國的發展，由於過分相信「歷史潮流」或「歷史基礎」，總是從大處、遠處立論，結果卻忽略了眼前政局的演變，而造成了一些錯誤的估計。

點滴改良與公民訓練

胡適對實行民主的這種態度，依舊是他「一點一滴」改良主義的擴大。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須從實踐中來，必須允許老百姓去「嘗試」。雖然他寫過〈知難，行亦不易〉批評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⑧。但在民主的推行上，胡適所相信的卻是「知難行易」的理論，重在「行」，而不重在「知」。他在〈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一文中，清楚的表明了這個態度^⑨：

最有效的政治訓練，是逐漸開放政權，使人民親身參加政治裏得到一點政治訓練。說句老話：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憲政是憲政最好的訓練。

換句話說，民主不是一個空談理論的問題。胡適在〈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一文中，把民主的運作比喻成是無數的「阿斗」，「逢時逢節」的來「畫個諾，投張票」^⑩。開始的時候，這些「阿斗」們也許畫不好諾，投不對票，但不能因此就不讓他們畫諾投票。唯有在錯誤中學習，才能增進他們畫諾投票的能力，也才有讓「阿斗」變成「諸葛亮」的一天。這就是胡適「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說的精義。

1923年胡適為張慰慈的《政治概論》寫序時就已說明：「良好的公民」是「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而不是生就的。如果一個國家要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時候方才採用民治制度」，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沒有民治的希望了^⑪。這段議論可以做為他十年後談民主政治的張本。

從胡適對民主的這個信念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雖然一再用「阿斗」來調侃一般的老百姓，然而，他卻是相當信任「阿斗」的能力的，他相信一般老百姓是可教的，也是能學的。他不像丁文江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文中，那樣蔑視群眾，說：「要四萬萬個阿斗自己領導自己，新的國家是永久建設不起來

〔的〕。」^⑭胡適相信「阿斗」們在長期的嘗試和參與中，自會培養出選擇和參與的能力，而他對那些「英明」的領袖卻是深有疑慮的，他在1934年就語重心長的指出^⑮：

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胡適所說的民主是從現有的政治制度上逐漸改良演變而來的。他所反對的是「以暴易暴」的流血革命，這樣的革命，在他看來，是增加破壞，阻礙進步的。換句話說，他對現有的政治秩序是支持的。

胡適在1934年就語重心長的指出：「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註釋

- ① 這類文章很多，如：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80號，頁2-5；〈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83號，頁2-6。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獨立評論》133號，頁4-7；〈再論民治與獨裁〉，《獨立評論》137號，頁19-22。瑞昇（即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31卷1號，頁17-25。
- ② 胡適：〈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81號，頁5。
- ③⑤ 胡適：〈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82號，頁3-5、5。
- ④ 胡適在〈再談憲政〉一文中說：「我這個『僻見』，蔣廷黻先生不屑答覆；有一天他對我說：『你那一段議論簡直是笑話，不值得討論。』」（《獨立評論》236號，頁5。）丁文江的評論，見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獨立評論》，133號，頁5。
- ⑥ 胡適：〈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獨立評論》，130號，頁5。
- ⑦ 同註④，丁文，頁5-6。
- ⑧ 同註④，胡文，頁6。
- ⑨ Hu Shih: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in *Edmund J. James Lectures on Government: Second Serie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1), pp. 1-12.
- ⑩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收入胡適、羅隆基等著，《人權論集》（上海：新月，1930），頁145-68。
- ⑪ 胡適：〈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獨立評論》，171號，頁11。
- ⑫ 胡適：〈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133號，頁8。
- ⑬ 胡適：〈政治概論序〉，在《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卷3，頁21。
- ⑭ 同註④，丁文，頁6。
- ⑮ 同註⑫，頁9。

周質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著有 *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胡適與魯迅》(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8) 及 *The Hu Shih Reader*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90) 等書。